

九州

来甜之瞳



唐缺

著



YZLI08901138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丧乱之瞳 / 唐缺 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1.4 (漫客)

ISBN 978-7-5492-0388-8

I. ①丧…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8298 号

本书由唐缺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九州·丧乱之瞳 / 唐缺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 出 品 |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 主 编 | 李 靖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新闻坊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责任编辑 | 赵 冕 王秀忠 |
| 特约编辑 | 熊 嵩 李艳波 |
| 装帧设计 | 李 婕 |
| 印 刷 |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0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17.5 |
| 字 数 | 28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0388-8 |
| 定 价 | 23.8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Ninland · Devil's Pupils

来乱之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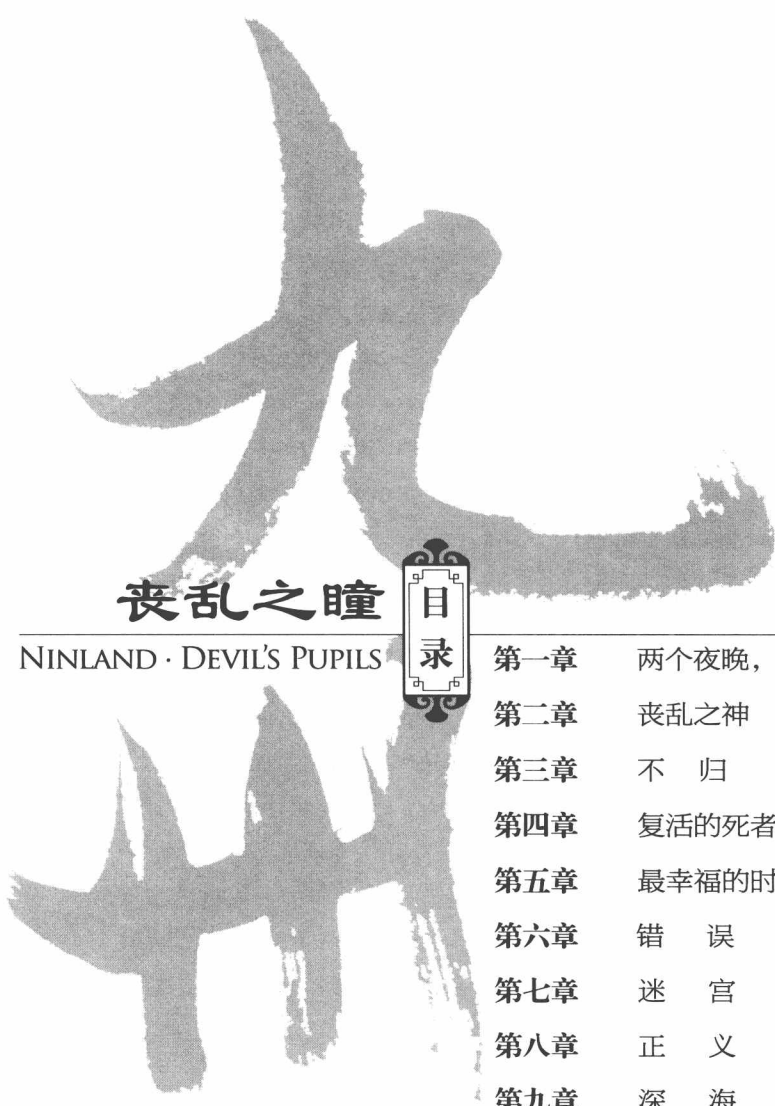


YZLI0890113867



第一次读到九州时，眼里所见大多是金戈铁马与碧血黄沙，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但还不够多姿多彩。我希望能创作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九州世界，一个在帝王争霸史之外独辟蹊径的世界，就像九州的星空那样，充满绚烂的色彩和神秘的未知，充满离奇的想象和诡异的绽放。

唐 缺



丧乱之瞳

NINLAND · DEVIL'S PUPILS

目 录

第一章	两个夜晚，两个黎明	007
第二章	丧乱之神	019
第三章	不 归	051
第四章	复活的死者	083
第五章	最幸福的时光	109
第六章	错 误	135
第七章	迷 宫	163
第八章	正 义	193
第九章	深 海	215
第十章	谜之渊	235
尾 声		271



第一章
两个夜晚，两个黎明



【一】

死亡之夜就像风暴来临前的序幕，那些骇人的狂暴都隐藏于平静的海面之下，看不出一丝剧变的征兆。郭凯和往常一样，守着他生意清淡的水果摊，百无聊赖地打着盹，直到筐里的蜜桃外皮已经开始起皱，就像他的脸一样了。多年以来，他一直待在这座破败肮脏的小城里，捣鼓着各式各样的小生意，城里一大半的人认识了这个沉默平凡的孤老头儿。

“困死了……收摊收摊！”当最后一丝残阳的余晖被黑暗吞噬后，郭凯嚷嚷着站起身来，向其他摆摊的小贩打个招呼，把卖剩的水果装上那辆平板车。他慢吞吞地拉着车，回到了家里，关好房门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声息传出。一切都没有任何异常。

到了这一天的夜半时分，小城的更夫打着更，无精打采地从郭凯所居的小巷里穿行而过。刚刚走到郭凯家门外，他却忽然看见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一个黑影从里面闪了出来，速度非常快，但看身形并不是郭凯。

有贼？更夫警惕地上前一步，想要拦住这个黑影，但紧接着，他的心猛然抽紧了。

他闻到了一种腐尸一样的味道。一股浓烈而腐臭的气味传入鼻端，就来自于那个黑影的身上，差点让他忍不住呕吐。更糟糕的是，没等更夫反应过来，黑影忽然转过头来，冲着他咧嘴一笑。清朗的月光下，他能够很清晰地看见，那是一张完全看不清面目的血肉模糊的脸，就好像整张脸皮都被硬生生地揭掉了一样，脸上只有两样东西在月色下反射出亮光。一样是那一口白森森的牙齿，另一样，是黑影的右眼，深红的眼瞳中闪烁着狰狞而残忍的光芒。

这个黑影，好像是个独眼，左眼始终没有睁开过。

那恐怖至极的血红色的笑容在一瞬间击溃了更夫脆弱的心神。他爆发出一连串没有意义的混乱喊叫，摔倒在地上，吓晕过去。昏迷之前，他用模糊的视线看到，黑影恍如一只纸鸢，在夏季温热的夜风中浑似没有重量，带着一身魔鬼般的气息，飘然消失于漆黑的夜色中。

更夫的惨叫惊醒了附近的居民。他们开门出来，七手八脚救醒了更夫，等了好半天，他才慢慢恢复一点理智，用颤抖的语声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幕。人们这才注意到，外面闹腾得就跟打仗似的，郭凯竟然一直没有出门露头。这可不对劲。

他们连忙抄起菜刀擀面杖之类的家伙，冲进了郭凯家。房内空无一人，郭凯已经不知所踪，床上被褥整整齐齐地叠着，说明这一夜他根本就没有睡觉。居民们吵吵嚷嚷，议论不休，终于惊醒了隔邻一条巷子里住着的一位老捕快。他听了一下大致的情况，回到家里带上腰刀，走进了郭凯的屋子。

老捕快把无关闲人统统赶出去，点亮了屋里所有的灯盏，开始仔仔细细地检查屋子。最后他走到被灶火熏得发黑的厨房的墙角，在那里找到一个小小的凸块，他犹豫了一下，用力按了下去。随着一声轻响，墙角的地面忽然裂开一条缝，从缝里露出一段石阶。老捕快端起一盏油灯，小心翼翼地走了下去。

台阶很长。老捕快一边走，一边注意着检查地面和四壁，他发现这个地道基本没有积灰，说明经常有人在里面走动。谁会走这条神秘的地道？会是郭凯这个毫不起眼的小老头吗？

老捕快一边走，一边在心里不断猜测着。终于，这条地道走到了尽头，眼前是一扇厚重的石门，上面有三个锁孔，分别插着一把长长的钥匙。老捕快知道，这是一种很复杂的连环锁，三把钥匙都必须在锁孔里转到正确的方位，石门才能开。幸好他很快发现，石门的边缘透出一点亮光来，说明石门已经被开启，却并没有重新锁上。他握住正中那把钥匙，尝试着用力向前平推，一阵轰隆声后，石门居然真的开了。

老捕快进入石门，里面豁然开朗，是一间巨大的石室，石室四壁点着幽暗的长明灯。在石室的中央，赫然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影。老捕快下意识地把手按在了刀柄上，但他又很快看清楚，那个人影一动也不动，头颅低垂着。

老捕快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一点一点地靠近，看清了人影的全貌。郭凯，这个诡异地静坐在石室中央的人正是郭凯，虽然老捕快的脚步声在安静的石室里听来很清晰，他却始终纹丝不动，恍若不闻。

老捕快并没有感觉奇怪，靠近之后，眼前的情景果然证实了他的判断：郭凯早已

奄奄一息。这是一把特制的石椅，而郭凯并非凭空坐在椅子上，颈部、肩背、四肢都被一些如蛛丝般透明的细线穿过。那些细线穿过皮肉骨头，将他吊得有如一个巨大的提线木偶，完全无法动弹。他脸色灰败，身体由于剧痛而不听使唤地颤抖，已经奄奄一息。

那一瞬间，老捕快已经凭着多年办案的丰富经验，大致猜到了一点案情的轮廓。郭凯已经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很久，这个工程庞大的地道，不大可能是别人挖的。看来他还是个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猥琐的小贩，却在家里布置了这么一个规模不小的密室，干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这些年他把自己隐藏得滴水不露，谁也不知道他的真面目，但在这个离奇的夜晚，郭凯把自己送上了死亡之路。

老捕快用颤抖的手轻抚着那些纤细却结实无比的透明细线，隐隐回忆起一些过去听说过的传闻。他只是一个小城里的无名捕快，生平经办的大多是些偷鸡摸狗的小案子，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去接触复杂的大案，但他在一次去州府办差时，曾听一位高级捕快讲过这种线。

“秘术是让人防不胜防的东西，”那位高级捕快说，“假如你只是想擒获一个秘术师而不是杀了他，那会非常困难，因为即便你把一个秘术师捆成粽子，再往他的嘴里塞一个铁球，他仍然有办法使出秘术，杀人于无形。所以有人专门采集殇州尸魔的骨胶，制作出一种特殊的线，用这种线穿过人体的一些特殊的气血节点，通过尸魔特殊的毒性，就能抑制精神力的发挥，让秘术师不能凝聚功力。”

“那么得要几根线才能管用呢？”年轻时的老捕快认真地问，仿佛在他与小偷小摸违章商贩进行斗争的职业生涯中，真的有可能遇到一个秘术高手似的。

“尸魔的毒性是很厉害的，一般来说，在四肢等部位穿上十根线，就足够制住一名普通的秘术师了。”对方回答。

回忆到这里，老捕快忽然间一阵毛骨悚然。眼前的透明尸魔线密密麻麻，何止百根，显然不会是郭凯替自己准备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可怕的角色，需要郭凯准备那么多尸魔线去对付呢？郭凯自己又是什么人呢？这一个突如其来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如果你还有力气说话，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吧。”老捕快低声说，但心里并不抱希望。身前的郭凯几乎连出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郭凯还是听到了老捕快的问话。他的嘴唇努力地蠕动着，用尽最后的一点生命力量，几乎是用喉头发出了含混不清的声音。

“他逃了……”郭凯的脸上写满了恐惧，“我们完了……”

“谁？谁逃了？为什么完了？”老捕快大声问，但他已经不可能再得到回音了。郭凯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不再动了。

老捕快强忍着恶心，俯下身来，看着郭凯那张仍然带着强烈惧意的脸。那一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自己下来之前，那个受惊过度的更夫坐在地上，反反复复地念叨着的一句话。

“他只有一只眼睛……他只有一只眼睛。”

“一只眼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老捕快自言自语着，只觉得冰一样的寒气从脚底一直蹿到了头顶。在忽明忽暗的灯火下，郭凯的左眼好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眼眶里的眼球已经被挖掉了。

郭凯死后的第四天。越州，清余岭。

猎人冯今川手握猎叉，和自己的同伴们一起埋伏在一片灌木丛后，等待着一头他们已经追寻了好几天的专门糟蹋庄稼的野猪。灌木丛前的空地上已经准备好了陷阱，但这头该死的野猪此前曾连续三次逃过了陷阱，这让猎人们充满了火气。这一次，他们从邻村请来了几位擅射的帮手，下定决心要为村子铲除祸患。

冯今川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肌肉饱满，有着一身蛮力，向来是村里围猎的主力。此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陷阱的方向，随时准备跳将出去，狠狠赏给野猪一猎叉。

正在人们焦躁等待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吟唱声。那歌声十分缥缈，仔细分辨，好像根本没有歌词，就是一些无意义的旋律的堆砌，让人想起传说中海蛟人的蛟歌。

“好怪的调子，”一个年轻猎户皱起眉头，“就好像是……就好像是……招魂的丧歌，让人听了就不舒服……冯大哥，你怎么了？”

年轻人诧异地发现，在听到这奇特的吟唱声后，冯今川的脸色骤然间变得煞白，身子也颤抖起来。他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忽然之间，双目里充满了泪水。他霍然站起身来，丢掉手里的猎叉，向着吟唱的方向走去。

“冯大哥，你去哪儿？”猎人们都叫了起来，但冯今川恍如不闻，步履坚定地走向远方。走出十来丈后，树丛里一阵晃动，一头躯体庞大的野猪猛冲了出来。猎人们在等待它，它也在等待着猎人们，此时看到一个人赤手空拳地走到面前，这头凶悍的野猪有些忍不住了。

“当心！”猎人们惊呼着，但冯今川甚至看都没看那头野猪一眼。他轻轻挥了挥手，地面陡然开裂，几根尖锐的石笋从地下直刺而出，一下子把野猪整个穿透。石笋上的

野猪发出垂死的嚎叫，冯今川已经走远。

猎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惶。他们隐隐意识到，那奇异的吟唱声是一种不容抗拒的召唤，在这种召唤之下，他们心目中只会挥动钢叉狩猎的冯今川，回复了他本来的面目。

郭凯死后的第十二天。澜州，八松城。

光天化日之下，几个放高利贷的地痞正在围殴着一个瘦弱的中年妇人。这个妇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丝毫不敢还手。周围路过的人漠然而视，没有人上前劝解，甚至连停步看热闹的都没几个。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场面早已司空见惯。

“父债子还，夫债妻还，这是规矩！”领头的地痞恶狠狠地说，“你老公上吊死了，那是他自己不要命，欠我们的债可一个铜锱也不能少！”

“大爷，家里确实没钱了，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中年妇人含泪恳求着。

“那就只能把你卖到中州去给贵族们做家奴，换回一点钱了，”地痞头目冷冷地一笑，“可惜你又老又丑，不然卖到窑子里，还能多赚点。”

妇人正准备继续哀求，忽然间浑身一震。在不远处的街角，一阵古怪的吟唱声正在响起，清晰地传入她的耳中。妇人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

“你跪下有什么用？别说跪，就是爬也不顶用！”地痞头目抬起右脚来，重重踹在妇人的背上。但这一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他的脚尖刚刚碰到妇人的背，就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受的灼痛。随即，明亮的火焰熊熊燃起，他的整条右腿都烧了起来。

他痛得满地打滚，手下们也慌忙脱下外衫为他扑打火苗，但那些火焰仿佛被注入了特殊的魔力，怎么拍打都无法熄灭，直到那条腿被完全烧焦。头目已经疼昏过去，地痞们手足无措，都忽略了那个妇人。

她已经站起身来，旁若无人地走向街角，走向令她如痴如醉的吟唱。

郭凯死后的第十七天。宁州，杜伊霍城邦，扶风城。

宁州是羽人的家园，一直以来都只属于那些飞翔的精灵们，但在最近几十年间，形势悄然发生了变化，和平的时局带来了种族的交流融合，却也带来了信仰与文化的冲突。羽族的年轻人越来越认同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忧心忡忡的老人还在试图固守传统，试图唤起年轻人的共鸣，当然了，这样尝试的结局往往都是尴尬的。

比如眼前的这一个祭礼，是羽族历代传下来的一年一度的重要祭祀，对象是森林之神。羽人用这个祭典表达他们对森林之神的无比崇敬，并祈求神明保佑，让宁州的

森林继续茂盛生长，令羽族可以继续繁衍生息。

显然年轻人是不会对此有什么大兴趣的，那位老迈的祭司身上穿着可笑的长袍，自顾自地念着祝词，周围参加仪式的人却寥寥无几，而且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的老人。在夏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干热空气里，在这座城市伤痕累累的年木前，这一幕显得有些滑稽，又有些悲凉。

老祭司磕磕巴巴地念完了祝词，正准备进行下一步，远处却飘来了一阵曲调怪异的吟唱声，并不是羽族惯用的曲调。听到这个曲子，老祭司好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忽然僵立在原地。几秒钟之后，他好像回过神来了，跪在了地上，整个身体匍匐在地面。

“错啦！”旁边的一位老人轻声提醒，“还有三段词，唱完了才能跪下祭拜。”

但老祭司似乎完全没有听到他的话，他的身子紧贴在地面，做出无比虔诚的膜拜的姿势。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猛地甩掉了披在身上的长袍，大踏步地离开了年木，向着那古怪吟唱的方向走去。老人们惊恐地注意到，他的脚步踏过的地方，那些原本枯黄的草叶都瞬间变黑，化为了灰烬。二十年来，这位祭司一直是一个和善而谦卑的普通老者，在对传统的坚持中打发着无趣的生命，但现在，仿佛是有一种极度邪恶的力量在他的体内苏醒了。

郭凯死后的第二十三天。瀚州，青马草原。

郭凯死后的第三十天。宛州，阳淇镇。

第三十九天，第四十五天……

那段无人能理解的神秘吟唱，一次次出现在九州各地。这摄人心魄的吟唱声每次响起，就会有一个原本平凡无奇的普通人抛弃掉一切，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对于九州这片土地而言，少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并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也没有人能联想到更多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无从知道、也无法想象，郭凯死亡的那个惊悚的夏夜，会把怎样的黑暗与血腥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二】

公孙克从天亮起就开始忙碌不休。家里除了他帮忙照料家务外，连一个家仆都没有，倒是省了很多麻烦。所以他只需要静悄悄地收拾家里的各种细软，捆扎打包，装上马

车。其实并没有太多值钱的东西，加在一起还不到半口箱子的分量，但是有很多很多书，而它们的主人、也就是公孙克的叔叔，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公孙克猜想他就算别的什么都不拿，也一定会带走这批书。

他一直忙到了黄昏时分，才总算包好了所有的书，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疼。他垂着腰，焦躁不安地等候着，这时候有人在外面敲门。他以为是叔叔回来了，连忙跑去开门，但门外站着的却并不是叔叔，而是一直和他关系暧昧的隔壁的倪小瑛。倪小瑛一脸幽怨地望着他：“你一出门就是好几天，回来了也不找我……你是要搬家了吗？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一声？”

公孙克十分尴尬，却又不能明说，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子，这让倪小瑛更加不满，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哭哭啼啼地和公孙克纠缠了好一阵子，直到后者保证一定会给她写信，一定会抽空回来看她，这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公孙克觉得这一次的汗比之前出得还要多，他惆怅地看着倪小瑛的背影，只觉得身心俱疲，终于支撑不住，趴在床上睡着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把他惊醒，这次真的是叔叔回来了。而到了这时他才注意到，天已经快亮了。

“你怎么才回……”公孙克的话刚说到一半，就被叔叔打断了。他看着公孙克辛劳一天的成果，无声地笑了：“你还真以为我们是搬家到别处安居啊，带着这些东西，跑不出两里地就会被人发现了。”

“啊？不是搬家吗？”公孙克愣了愣，“我还以为就是你和他们产生了矛盾，于是打算换个地方呢。”

叔叔摇摇头：“矛盾永远都有，但还不至于致命，而这一次，你得去逃命。”

“致命？”公孙克更是呆住了，“还有，为什么是‘我得去逃命’，你呢？”

“我怎么可能逃得掉？”叔叔说得很平淡，眉宇间却有一丝伤感，“他们是绝不会让我活下去的。因为那个秘密太可怕了，他们不能容许外人知道，一定要杀了我灭口。”

“可是，你这几天叫我做的准备……”公孙克急急地说，但还没说完就被叔叔打断了。叔叔用一种不容置辩的语气对他说：“那只是故意让他们以为我想逃，让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事实上，我绝不可能活下来，我唯一能做的，是让你逃走，并且把那个秘密带出去，保存下来，期待着日后能有人揭开它。记住，要把这个秘密看得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因为它可能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公孙克听得似懂非懂，但他很清楚叔叔的脾气，只要是决定了的事情，就绝不可能改主意。所以他只能含着泪，牢牢记住叔叔对他的吩咐，然后把叔叔交给他的几样东西收藏好。

“我已经约好了买主，天亮之后我会把马车也卖给别人，你躲在车底，把身体缚牢。只要我还在家里露面，他们就不会怀疑，你就有机会逃生。然后，远远地跑，越远越好，在尽量偏僻的地方藏身。等我死后，你再找机会去完成我托付给你的事情。”

公孙克知道，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他只能按照叔叔所说，开始在车底布置可以供他藏身的地方。这时候叔叔走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还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叔叔用无比严肃的口吻说，“如果你发现有独眼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一定要立刻逃走，毫不犹豫。”

“如果有独眼人对此感兴趣，我就要马上逃跑。”公孙克重复了一遍。

“是的。迟疑一下，也许你就会丢掉性命，”叔叔的声音冷得像冰，“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邪魔。”

说完，他转过头，凝视着正在缓缓升起的金色的朝阳，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太多机会欣赏旭日初升的美景了。

【三】

据说人都是有父母的——这显然是句废话，但风笑颜从来未曾体会过这句话的正确性。当她长到三岁，已经开始渐渐懂事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哪怕是一面。

“你的爹娘在你出生后不久就都病死了，”舅父风长青、同时也是这个大家族的族长冷淡地告诉她，“所以你见不到。”

她还想多问，风长青什么也不愿意说了，而三岁的孩子在这方面也并无太多执著。所以没过半天， she 就把这件事忘掉了，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去逗弄树上停着的一只鸟儿。其他孩子聚在一起，玩着他们的游戏，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人愿意接近风笑颜。

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风笑颜在睡梦中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在她的梦境中，父母的脸都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父亲英俊和蔼，母亲美丽慈祥。一家三口在一片花团锦簇的原野上游玩，阳光和煦，春风拂面，一切都那么美好。

然而突然之间，仿佛有一股阴冷的寒意侵入了身体，让风笑颜禁不住浑身一颤，那个温暖而令人沉醉的梦境顿时化作碎片消失无踪，眼皮底下只藏着无尽的黑暗。她很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声，还想要重新入睡，接续上刚才的梦，但这时候她猛地感受到